

威廉斯的智慧

溫明麗

台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兼院長

The wisdom of Bernard Williams

我們為了尋找玫瑰而錯失了紫羅蘭；我們也可能為了追尋勝利而錯失令人心滿意足的喜悅。～伯納德·威廉斯 (BrainyQuote, 2018) 。

We may pass violets looking for roses.

We may pass contentment looking for victory. ~Bernard Williams (BrainyQuote, 2018)

伯納德·亞瑟·歐文·威廉斯爵士 (Sir Bernard Williams, 1929-2003) 乃英國道德哲學家，〈泰晤士報〉 (The Times, 2003) 稱其為「那個時代中最傑出、最重要的英國道德哲學家」 (Wikipedia, 2017)。他曾分別於牛津、倫敦與劍橋大學任教，且以38歲的年輕學者就贏得劍橋大學哲學領域的首席教席，並在50歲時獲選為劍橋國王學院的院長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且於1999年因為學術貢獻而獲頒爵士，可見其學術地位的備受尊崇。另一方面，我們亦可從其生前擬出版的《過往的意義：哲學史散文集》 (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一書所涉及範圍之廣泛 (從歷史到哲學)，其關注歷史年代之久遠 (從西元前6世紀到20世紀)，其所探討的哲學家也涵蓋了古希臘三哲、笛卡爾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席德威克 (Henry Sidgwick, 1838-1900)、科林武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等人 (Burnyeat, (Ed.), 2008)，得以探知威廉斯爵士在哲學與歷史學上的造詣，其獲聘為英國社會科學院 (British Academy) 和美國文理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AAAS，又簡稱為American Academy) 兩大學術與政策研究中心的院士乃實至名歸。

身為具有影響力的道德哲學家，威廉斯爵士一生關注的主題大都涉及道德理論與面對實際生活所遭遇的道德議題，其也嚴厲批判功利主義和純粹理性主義思想的不切實際。其主要著作包括1972年其陳述一生擬研究之道德重要議題的《道德：倫理學介紹》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一書 (Williams, 1972)；1973年，威廉斯爵士在《個人問題》 (Problems of the self) 一書強調道德應該關注個人經驗 (Williams, 1973)；此外，其並和出生於蘇格蘭的澳洲哲學家史馬特 (J. J. C. Smart, 1920-2012) 合著《功利主義：贊成與反對》 (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等著作；至於1978年，威廉斯爵士則在《笛卡爾：純粹探究計畫》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一書中，探究笛卡爾絕對自我 (「我思，故我在」) 概念，威廉斯爵士 (Williams, 1978) 認為，就日常生活言之，笛卡爾的絕對自我理性不可能存在。此觀點均呼應威廉斯著作中對倫理理論及理性絕對性的批判。

1981年，威廉斯爵士的《道德運氣》（Moral luck）一書，再度對道德主體需要為其行為負起完全責任的道德結果論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1804）的道德義務論均提出批判（Williams, 1981）。威廉斯爵士認為（徐向東譯，2007；Williams,1981），道德結果論或義務論者將行為的自願性和道德責任等同視之就是錯誤的概念，因為沒有人可以完全為其行為負責，而且倫理的生活本質甚為複雜，所以，即便道德主體能「理性地」做判斷，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為卻存在諸多人的理性無法控制的因素，此等無法完全由人類掌控的因素即為威廉斯爵士論述其「道德運氣」的關鍵。總之，威廉斯爵士（Williams, 1981）就此道德運氣的實際案例分析進一步主張，道德的行為未必完全可以基於理性的抉擇與判斷的結果即可被認定。相對的，若我們承認道德運氣必然存在，則人類的道德行為彰顯出對意志所進行之自我控制的理性力量將如同海市蜃樓般，其實也只是一片虛無。可見，就威廉斯爵士的觀點，道德行為既需要意志和理性的自我規範和自我承諾的意願，但是，也不能排除人類意志無法掌控，也無法預知的運氣。簡言之，人非神，無法事事都掌控，也無法完全服膺某些理論，即可據以預知和判斷人的行為是否為道德行為。

《倫理學和哲學的界限》（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一書於1985年出版，該書檢討亞里斯多德和康德的倫理學理論，並繼《道德運氣》一書之後，指出倫理學理論應該反思的是倫理生活，而不是人對倫理的反思（Williams, 1981, 1985）。易言之，我們雖有必要檢討倫理理論，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對倫理反思而破壞真實的倫理生活面貌。1993年，威廉斯爵士依據其於1989年在加州大學巴克來分校（California at Berkeley）講學的主要內容的重點，包括自我、責任、羞恥與自主性自律、自由、權力與可能性，以及羞恥與罪惡等集結修改為《羞恥與必然》（Shame and necessity）一書（Williams, 1993），該書也觸及古希臘悲劇中的倫理議題，及其轉化為倫理生活概念的現代意義。

1995年，威廉斯爵士探討人性的哲學論述《人性的意義及其哲學論述》（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papers）一書出版，該書（Williams, 2010）提醒人類嚴肅思考：人是否真的理解人自己？人與動物和機器之別又何在？何以人類視自己為「獨特」的動物？卻又常認為機器都是和人類大不相同的「物件」？（Williams, 2010）這些乃從知識論及科學進化論的觀點探討人類的行為、自由和責任等倫理哲學的議題，亦從知識論的觀點再度反思《道德運氣》，並提出「道德」與「倫理」之別，以強調道德具有「強制性」的本質。析言之，就倫理生活言之，人無法完全依照道德理論提出的準則判斷一個人的倫理行為，但是，道德卻在理性上要求以之作為行為的「規範」，此正是威廉斯爵士一生探討的議題，此也是人類生命無奈的另一種哲學探究。

威廉斯爵士的道德哲學思想多少受到尼采的影響，此從其2002年出版之生前最後一本著作，也是威廉斯爵士獲知道自己患有絕症後撰述的絕作——《真理與真誠：系譜學的論述》（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一書可看出端倪。威廉斯爵士採用系譜學作為探討真理價值的工具，並提出以準確（accuracy）和誠實（sincerity）兩項價值（Williams, 2002；Wikipedia, 2017），駁斥和挑戰那些懷疑真理和真誠可能性，或對之嗤之以鼻者對真理和真誠的草率對待（Williams, 2002）。由此可見，威廉斯爵士既批判道德理論中的「真理」和「真誠」規範，但在其心中仍捍衛著真誠和真理，尤其面對今日科技發展下各類訊息充斥的混亂社會，威廉斯爵士（Williams, 2002）認為，或許真理和真誠還是人類應該維護的文化價值，因而我們也需要更深入的理解真理和真誠的真正價值。

綜上所述，威廉斯爵士的著作均直接或間接和道德議題相關，此亦驗證其所云：「我們為了尋找玫瑰而錯失了紫羅蘭；也可能為了追尋勝利而錯失令人心滿意足的喜悅。」（We may pass violets looking for roses. We may pass contentment looking for victory.）的那種既具人生理想卻又無法抗拒欲望無窮的矛盾觀點（BrainyQuote, 2018）。威廉斯爵士此觀點一則奉勸人類應該知足，珍惜當下，以及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所有有

緣人，以免未來有所悔恨。因此，如何在紫羅蘭和玫瑰花或勝利與喜悅之間「魚與熊掌可以得兼」，乃考驗人類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警惕人類：人的有限性，因此，更應該珍惜自己所有，知所放下。

倫理最接近我們的社會與生活，也和我們的生活與社會關係最為密切，但我們卻常混淆很多關於倫理的概念，也常忽略人與人之間應該謹守的倫理，尤其當我們肯認了若干倫理的理論後，我們可能就會疏於思考，而誤以為理論即為真理。此概念與社會刻板化印象、意識形態，或社群與本土意識之侷限、僵化均息息相關，也影響個人的價值觀。

20世紀末，隨著政治的民主化以及人權意識的高漲，多元文化乃從種族、宗教與文化等面向蓬勃發展，復以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推波助瀾，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扭結為一股繩，發展出一股對學術象牙塔與國家政治權力的抗衡力量，於是本土化、地方學、體驗教育與社區服務等關注學校圍牆內與圍牆外關聯的理念也隨之興起，因此，舉凡個體或社區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個人和社區人民生活的小故事，乃至於地方環境、口述歷史、小品文學、家鄉藝術、城鎮文化等都成為教育殿堂中方興未艾的熱門課題。

此等從核心走向周邊，從權威走向個別感的全球思維浪潮，導致對本土化與全球化的迎拒，並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相互衝突中尋找辯證合，以化解全球化的雙刃危機。此等辯證合的發展趨勢猶如威廉斯爵士提醒的概念：玫瑰固然珍貴豔麗，值得擁有；紫羅蘭雖然素樸，卻象徵永恆和清涼。孰優孰劣豈是某些價值觀可以恆斷；威廉斯爵士對功利主義和道德結果論的批判也是基於此等思維（Williams & Sen (Eds.), 1982）。此概念也告訴人們：「變遷與移動」雖為本世紀強調創新的要件，但是，變遷、移動或創新並非完全抹殺傳統與歷史；相對的，當我們面對玫瑰花的豔麗而趨之若鶩之際，也應該開放對紫羅蘭的欣賞，更應尊重追尋紫羅蘭者的自由和其意義，尤其人類社會更應該提供玫瑰花和紫羅蘭各自展現其優勢的同等機會。更何況海外有逐臭之人，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權均應受到尊重和保障，此猶如在全球化趨勢下，也應同時容許個別化、本土性自由地發揮其特色和精神，而非將本土完全壓抑，使之沒入全球化的軌跡，而流失本土的精神與內涵。

析言之，現代主義追求績效、成功和量產的目標；相對的，威廉斯爵士所提倡的倫理觀點則強調倫理不能限縮於理論，而需要在生活中實踐，因此，倫理不僅僅是「理論」和「宏觀」，更非一體適用的普遍性原則，而需要同時關注特殊情境、個人因素與不同文化間各自的獨特性（Williams, 1973, 1981, 1985, 1993），可見威廉斯爵士也提點人類，當今人類汲汲營營追求近利的生命價值觀恐有所偏頗，完整的人類生命或文化命脈應兼顧歷史與時代的巨觀面和微觀面，需要遵循社會群體及傳統和歷史時代的價值觀，卻也需要重視及時行樂、因應周遭生活，以及個人私領域的特殊性和即時性，此亦是掌握當下和知足常樂的人生哲理。此哲理與21世紀強調的地方學、社區意識和後現代小敘事的概念如出一轍。

試想：當面對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或許都還有不少的「來不及」，但是，真正更重要的是，在一輩子的自我認同歷程中，我們身邊最緊密關聯的人和事大多為生活中看似稀鬆平常，又常被忽視者，因此，我們應時時自我警覺，別因為任何原因而忽視身邊的人和事；同理，鄉土、社區和地方相對於新科技、國際與全球，或社會系統與文化體系而言，均可謂個人最熟悉、最親近，卻又最容易被視而不見者。同理，一旦強化個別性和本土性意識之餘，也不能限入個人主義的窠臼。質言之，人生要認識的事物、欲學習的知能均難以窮盡，但是，每個人在其有生之年至少應該對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歷史、文化有所認識，有所感觸，並有所付出，此才是倫理生活的真正根基。再者，立於此個體與生活情境的基礎之上，將認知與情意延伸其時空，及於全球、多元和未來，如此或可避免對本土、個別或全球之偏頗。總之，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本土與個體應該受到重視與彰顯。同理，強調個體、本土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時，也不能置整體於不顧。

威廉斯爵士出生於英國東部的埃塞克斯郡 (Essex) ; 其為劍橋大學哲學教授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哲學教授 (Wikipedia, 2017) , 並在全球享有高度知名度 , 其道德哲學主要從希臘古典倫理思想的觀點 , 對於已經建立的道德理論提出其欠缺與生活經驗結合的缺失和荒謬 , 提醒人類不能因為迷信道德理論而流失了自我與真正的生活。威廉斯爵士在道德議題上的著作雖可謂等身 , 其在道德哲學領域之學術地位也備受尊崇 , 然而因為其研究均旨在批判倫理理論之不足 , 因此 , 其道德理論一直未能自成體系 , 殊為可惜。

威廉斯爵士 (Williams, 2002) 在拒絕客觀真理作為實用主義者羅遜 (Richard Rorty, 1931–2007) 和解構主義者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可能性或重要性時主張 , 任何人類社會都必須接受真理和真實作為價值觀 , 以真誠和準確性作為相應的美德。如前所述 , 當後現代思維已經逐步凌駕現代思維之上時 , 人類社會的多元、價值紛雜、是非難辨之際 , 真誠和真實的德行乃人類社會展現文化和文明不可或缺者。教育工作者無論面對全球化浪潮的衝擊或依循本土化關懷的氛圍 , 均應在社群倫理生活中活出自我 , 而在社會道德實踐中謹守規範 , 尤其應尊重真理 , 恪守真誠待人的基本德行 , 此也是落實道德感恩義務的適切行徑。道德也因為人類尊重真理和奉行真誠而具備其純潔性 , 也基於此純潔的德行 , 社會正義方得以實踐 , 也因此 , 無論全球化如何風起雲湧 , 本土和地方精神也不會受到其魯莽的責難、威脅 , 或因為無法容忍「異己」而被限制或棄置。

參考文獻

徐向東 (譯) (2007) 。 B. Williams 著。 *道德運氣 (Moral luck)* 。上海市：上海譯文出版社。

BrainyQuote (2018). *Bernard Williams quot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ainyquote.com/search_results?q=Bernard+williams+

Burnyeat, M. (Ed.) (2008). *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6). *Bernard Williams*. Retrieved fro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williams-bernard/>

The Times (14 June 2003). Professor Sir Bernard Williams. Retrieved fro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F%E7%BA%B3%E5%BE%B7%C2%B7%E5%A8%81%E5%BB%89%E5%A7%86%E6%96%AF>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17). *Bernard Williams*. Retrieved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_Williams

Williams, B. (1972).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B. (1973).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B. (1978). *1978: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inquiry*. London, UK: Pelican.

Williams, B. (1981). *Moral luc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B. (1985).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London, UK: Fontana.

Williams, B. (1993). *Shame and necess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 B. (2002). *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B. (2010). *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papers, 1982-1993* (Fourth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5.

Williams, B., & Sen, A. (Eds.) (1982).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